

浅析简·奥斯汀笔下的伦敦

叶 辛

(福建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8)

摘 要: 英国作家简·奥斯汀生活时代的伦敦是当时欧洲最繁华的城市, 她本人曾于1811年至1815年期间数次拜访伦敦, 她的作品中不乏对伦敦的描写。迄今为止, 国内的奥斯汀研究多涉及奥斯汀的婚姻观、爱情观与女性观, 而对奥斯汀笔下的这个城市几乎无人提及。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奥斯汀作品中关于伦敦的描述, 揭示作家眼中乔治王朝晚期与摄政时代早期的伦敦。

关键词: 简·奥斯汀; 伦敦; 乔治王朝晚期; 摄政时代早期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639(2011)02-0025-04

英国作家简·奥斯汀(Jane Austen)短暂的一生共有六部主要作品面世。她在其中以冷静但不失风趣的笔触向读者呈现出乔治王朝与摄政时代之交英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奥斯汀生前曾数次拜访伦敦, 在她的主要作品中共有两百多处提到这个大都市。伦敦是《理智与情感》和《傲慢与偏见》的主要场景发生地之一; 而在《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劝导》、《诺桑觉寺》中, 伦敦作为一个背景城市也不断被提及。奥斯汀有时直称其为“London”(伦敦), 有时又以当时流行的说法称其为“town”(城镇)。从她的笔下, 我们得以了解这个当时英国乃至欧洲最大的城市生活的点滴。

一、带着强烈阶级色彩的拜金城市

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与对外战争为英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同时也孕育着英国的新兴阶层, 英国的阶级构造变得更加多样。到了乔治王朝晚期, 英国社会已形成了五个主要阶层: 以贵族为代表的上层阶级, 以大工业主、大商人、军队高级将领、律师为代表的中产阶级, 以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间阶级以及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中产阶级与中间阶级为了向上层社会靠拢, 不惜用大量金钱改变自

己的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 以期获得尊重。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 从伦敦来的克劳福德姐弟俩就是拜金主义的忠实信徒。玛丽·克劳福德在谈到将自己在伦敦的竖琴运到曼斯菲尔德时, 曾说道: “伦敦有句格言: 万物都能用金钱获得。”^[1] 当时的伦敦阶级色彩非常鲜明。马克辛·贝格在《18世纪英国的奢华与享乐》(Luxury and Pleas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一书中指出: “伦敦实际上由两个分离的城市组成: 西边的威斯敏斯特区以及东边的伦敦城区。”^[2] 伦敦东区与伦敦西区, 虽然相隔不过一英里, 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奥斯汀在她的小说中对此有过生动的描写。在《爱玛》中, 爱玛的姐姐伊萨贝拉·伍德豪斯婚后一直居住在伦敦, 在回到哈特菲尔德探望父亲时她说: “我们在伦敦所住的地方比伦敦的其它地方都要好的多, 您不能把伦敦混为一谈, 我亲爱的先生, 布朗斯维克广场周围的环境与其它所有地方的都不一样。”^[3] 她口中的布朗斯维克广场位于伦敦西区, 这里居住着富有的权势阶层, 这儿的新式建筑华贵优雅, 广场华丽壮观, 道路笔直通畅。当时伦敦的一本游览指导中曾说伦敦的西区是“最时髦的”。^[4] 而东区的居住者主要是伦敦社会的中下层阶级。与西区不同,

收稿日期: 2011-02-18

作者简介: 叶辛(1979-), 女, 福建福州人, 研究方向: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这儿充满了低矮凌乱的房屋,狭窄暗淡的街道。在《傲慢与偏见》中,贝内特太太的弟媳嘉德勒太太想邀请简·贝内特到她伦敦的家里居住,却又担心简对在伦敦可能见到宾利先生存在顾虑,于是她对伊丽莎白·贝内特说:“我希望对那个年轻人的顾虑不会影响到她。我们居住在伦敦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我们的生活圈子也非常不同,还有,你知道的,我们很少出门,他们几乎不可能见面,除非他真的来看她。”^[5]嘉德勒太太在伦敦的寓所位于东区的格雷斯切奇街,而宾利先生居住在西区,奥斯汀通过嘉德勒太太之口告诉我们在两个区生活的人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生活轨迹,见面的几率很小。而伊丽莎白·贝内特的回答使我们对此一点更加深信不疑:“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现在达西先生正照看着他(宾利先生)呢,达西先生才不会让他受罪,到伦敦的这样一个地方拜访简!我亲爱的舅妈,你怎么会这么想呢?达西先生可能听说过有这么个地方叫格雷斯切奇街,可是如果他真去了那,会认为一个月的清洗都不足以去掉他身上的灰尘的。”^{[5][36]}在奥斯汀风趣幽默的笔触下,这是两个永远不会交织的世界,而伦敦这个阶级分界如此明显、甚至都能以地理位置划分的城市实际上是个双城之城。

二、物质丰富、道德败坏的花花世界

奥斯汀笔下的伦敦是个时髦的购物消费城市。

《曼斯菲尔德庄园》中新婚的玛丽亚·博切姆希望到伦敦置办新马车与新家具;《爱玛》中为伍德豪斯先生订购的屏风,丘吉尔先生为简·菲尔费克斯所购买的钢琴,福特夫人所购买的新的缎带都来自伦敦;在提到为爱玛的画镶框时,奥斯汀的原句是“这件事必须在伦敦做”;^{[3][56]}《理智与情感》中也曾提到帕尔默太太一行到伦敦当时时尚的邦德街购物的情景;而爱德华·费勒斯在听到装修巴登别墅时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从这个家里到伦敦要飞去多少的订单啊,对书店,音乐用品店,印刷店的店主们,这将是多么愉快的一天!”^[6]的确,奥斯汀小说中的购物总是经常与伦敦联系在一起。作为英国对外贸易的中心,伦敦的物资极大丰富,英国几乎所有的进出口货物都集中在伦敦。《18世纪英国的奢华与享乐》一书中提到在威斯敏斯特广场周围及圣保罗大教堂附近方圆一英

里的街道上“遍布着奢侈用品商店”^{[2][23]};沃尔特·贝森特在《伦敦》(London)一书中也指出伦敦“从来没有如此富有过”;^{[4][57]}而在杰克·费舍的笔下,伦敦是个不折不扣的“奢侈消费的中心”。^[7]奥斯汀自己在伦敦居住期间,也曾多次徒步或坐着马车在考文特花园、雷切斯特广场附近一带购物,1796年她寄给姐姐卡桑德拉的信中写道:“我又到这里来了,这个挥霍堕落的地方……”。^{[7][78]}

与物质上的极大丰富形成鲜明对比,奥斯汀认为伦敦是个道德败坏的地方。她笔下所有的花花公子无一例外都喜欢在这个城市追逐奢靡生活:《诺桑觉寺》中的索普先生曾提到常涉足伦敦的咖啡馆;《理智与情感》中的韦洛比总是在伦敦;《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汤姆·博切姆十分熟悉“伦敦的生活”,^{[1][67]}亨利·克劳福德也是伦敦的常客;《劝导》中的艾略特爵士每年春天都要到伦敦“享受繁华世界的欢乐”;^[8]《傲慢与偏见》中的韦翰先生婚前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伦敦,整天过着“浪荡挥霍的生活”,^{[5][66]}婚后常去伦敦“寻欢作乐”。^{[5][243]}总之,伦敦在奥斯汀的小说中是个花花公子汇聚的场所,消费与享乐的脚步在这个城市似乎永远不会停止。奢靡生活伴随着社会道德的沦丧,奥斯汀小说中的三次私奔事件都发生在伦敦:《傲慢与偏见》中韦翰先生与莉迪亚私奔到了伦敦;《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玛丽亚·博切姆与亨利·克劳福德、茱莉亚与耶茨先生也是在伦敦私奔的。作家的这种安排足以证明伦敦在她的眼中是个道德沦丧、风气败坏的城市。

三、处于英国早期城市化进程中的伦敦

这一点在奥斯汀的小说中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表现。

(一) 伦敦房产的购置

从17世纪末开始,英国各地的贵族阶层便开始在伦敦购置房产,他们认为财富不仅应该体现在世袭的爵位和土地上,更应该体现在伦敦拥有的房产上。到了18世纪末奥斯汀生活的时代,新兴的中产阶级缺乏爵位和土地,为了树立自己的社会地位,赢得更多的商业机会,同时也让子女得到更好的教育,他们纷纷从英国各地向伦敦迁徙。从1760年到1800年,伦敦的常住人口在短短的40年间,从原来

的75万上升到90万。^[9]在19世纪之初以享乐闻名于世的摄政时代的伦敦城市化步伐加快，这些变化在奥斯汀的作品中都可以捕捉到。《理智与情感》中，詹宁斯先生逝世后给詹宁斯夫人留下了一处位于波特曼广场附近的寓所；露西·斯提尔小姐与罗伯特·费瑞斯结婚后定居在伦敦；《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玛丽亚·博切姆在嫁给拉什伍斯先生后搬到了伦敦，此外，不论是博切姆先生还是《爱玛》中的坎贝尔上校、奈特利家族或是《傲慢与偏见》中的达西先生、宾利先生都在伦敦拥有房产。他们属于不同的阶层，却在同一个时代从不同地方汇聚到了伦敦，并在这里购房安居。奥斯汀小说中的这种现象为我们描绘出了一个人口大量涌入的早期城市化进程中的伦敦的景象。

（二）伦敦的居住环境

奥斯汀在她的小说中还描写了伦敦早期城市化带来的相应的居住环境问题凸显的状况。她在作品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伦敦的空气。在《爱玛》中，伍德豪斯先生抱怨说：“我可怜的亲爱的孩子，事实是，伦敦总是充满了疾病，没人是健健康康的——也不可能。你不得不住在那，真是件糟糕的事！这么远！空气又那么差！”^{[3]79}在《傲慢与偏见》中，在谈到没有在伦敦购房的原因时，卢卡斯爵士是这样说的：“我不太确定卢卡斯夫人会不会适应伦敦的空气。”^{[5]68}伦敦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使伦敦城变得越来越拥挤，而且在当时很多人家都有壁炉，《理智与情感》中詹宁斯夫人的家中甚至每个房间都有，这些壁炉产生的烟雾在伦敦上空污染着户外的空气，使原本多雾的伦敦显得更加压抑。科斯汀·奥尔森在《18世纪英格兰的日常生活》（*Daily Life in 18th-century England*）中这样描述伦敦：“天空中几乎总是漫布着煤烟……烟灰随着雨点掉落……在风向不变的时候，这个城市的恶气能够绵延几英里。”^[10]此外，早期城市化进程中的伦敦由于处于不断扩建中，还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噪音，加之马车声、叫卖声充斥在伦敦的街头巷尾，使人不得安宁。《爱玛》中的丘吉尔夫人无法忍受伦敦的噪音，“她的神经不断感到愤怒与痛苦”，^{[3]179}因此

不得不迅速离开伦敦。

四、商业中心与教育中心

奥斯汀笔下的绅士们似乎总是与伦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诺桑觉寺》中的蒂尔尼上将有事，“必须去伦敦一个星期”；^[11]《理智与情感》中的詹宁斯先生曾在伦敦从商；《傲慢与偏见》中贝内特太太的一个兄弟也在伦敦做生意，而宾利先生不时地就要到伦敦处理那儿的业务；《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博切姆先生想去接芳妮·普莱斯，可是由于他在伦敦的业务，不得不把计划推迟到复活节后；《爱玛》中的韦斯顿上尉几乎每天都要到伦敦工作；科尔先生在伦敦也有产业，而且他的产业还为家庭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伦敦在奥斯汀的笔下显然是英国的商业中心。1800年，世界市场上27%的煤，39%的铁，43%的钢，30%的棉布，25%的五金器皿都是由英国提供的，^[12]而这些物资中的大部分就是通过设在伦敦的各式各样的办事处找到销路，并装上船只，运输到世界各地的。伦敦不仅仅是英国的商业大都会，还是世界的商业大都会。难怪《爱玛》中的简·菲尔费克斯在谈到找工作时说：“在伦敦有许多办事处，人们的询问总会得到回复。”^{[3]181}

奥斯汀眼中的伦敦还是英国的教育中心。虽然在乔治王朝与摄政时代之交，教育在英国比较普遍，英国各地都有文法学校，但由于伦敦的学校教学设备良好，上层社会还是喜欢把子女送到伦敦接受教育。加之18世纪末工业革命的影响，伦敦的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除了原先的贵族学校外，还新增加了许多社会教育学校，让学生学习实用知识。

《诺桑觉寺》中索普太太的儿子爱德华就在伦敦的商学院上学；《理智与情感》中詹宁斯太太的女儿夏洛蒂也曾在伦敦的一个“名牌学校”就读了7年；

《傲慢与偏见》中的韦翰曾到伦敦学习法律；达西小姐在丧父后也住在伦敦，由一位女士监督她在那儿的学业；宾利姐妹的教育也是从伦敦的私人专科学校里获得的。而对于伦敦的教育质量，奥斯汀显然是持赞赏态度的。《爱玛》中，在说到菲尔费克

斯小姐的教育经历时, 她认为由于在伦敦上学, “即使不大突出的天赋也都在一流老师的指导下得到了充分的发挥”。^{[9][41]} 综上所述, 奥斯汀笔下的伦敦是个阶级观念严重的拜金城市, 也是个上流社会聚集的花花世界, 是英国道德观念相对松弛的地方, 它处于早期城市化的进程中, 贸易发达, 文化繁荣, 既是英国的购物中心、商业中心, 又是教育中心, 它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们来定居, 却也面临着城市化的一些问题。奥斯汀用栩栩如生的笔触忠实地记录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伦敦, 范畴涉及阶级、社会风气、消费、房产、环境、商业、教育等, 在平缓的叙述中为读者呈现出了一幅历史上的伦敦画卷。

参考文献:

- [1] Austen, Jane. *Mansfield Park*[M]. London: CRW Publishing Limited, 2004: 56.
- [2] Berg, Maxine. *Luxury and Pleas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2.
- [3] Austen, Jane. *Emma*[M]. London: CRW Publishing Limited, 2004: 121.
- [4] Besant, Walter. *London*[M]. BookSurge Publishing, 2001: 16.
- [5] Austen, Jane. *Pride and Prejudice*[M]. London: CRW Publishing Limited, 2004: 135.
- [6] Austen, Jane. *Sense and Sensibility*[M]. London: CRW Publishing Limited, 2004: 33.
- [7] Pinion, F.B. *A Jane Austen Companion*[M].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85: 16.
- [8] Austen, Jane. *Persuasion*[M]. London: CRW Publishing Limited, 2004: 42.
- [9] Borsay, Peter.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wn: A Reader in English Urban History 1688~1820*[M]. New York: Longman Inc, 1990: 29.
- [10] Olsen, Kirstin. *Daily Life in 18th-century England*[M]. Greenwood Press, 1999: 54.
- [11] Austen, Jane. *Northanger Abbey*[M]. London: CRW Publishing Limited, 2004: 53.
- [12] Neale, R.S. *Class in English History 1680~1850*[M].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1981: 98.

An Analysis on London in Jane Austen's Works

YE Xin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8,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lifetime of the British writer Jane Austen, London was the most prosperous city in Europe. From 1811 to 1815, Jane visited London on several occasions, London was frequently mentioned in her works. Up to date, the Austen studies in China mainly focuses on Austen's opinion about marriage, love and woman whereas London is hardly mentioned. This thesis tries to reveal Jane Austen's London in the late-Georgian Era and the early-Regency Era by analyzing London's image in her works.

Key words: Jane Austen; London; late-Georgian Era; early-Regency Era

(责任编辑 朱存红)